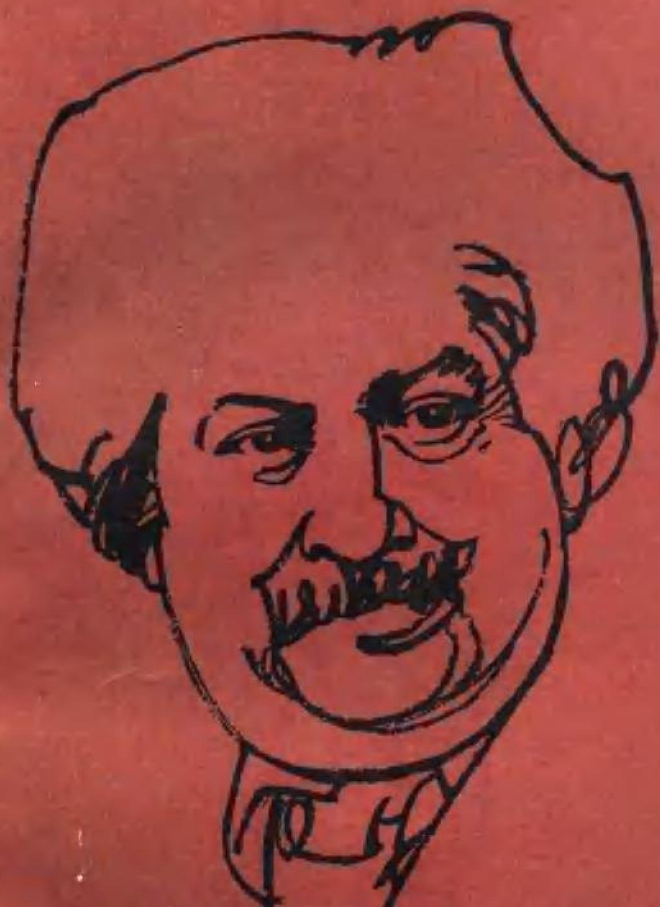




556

大仲马传

张英伦 著

大 仲 马 传

张英伦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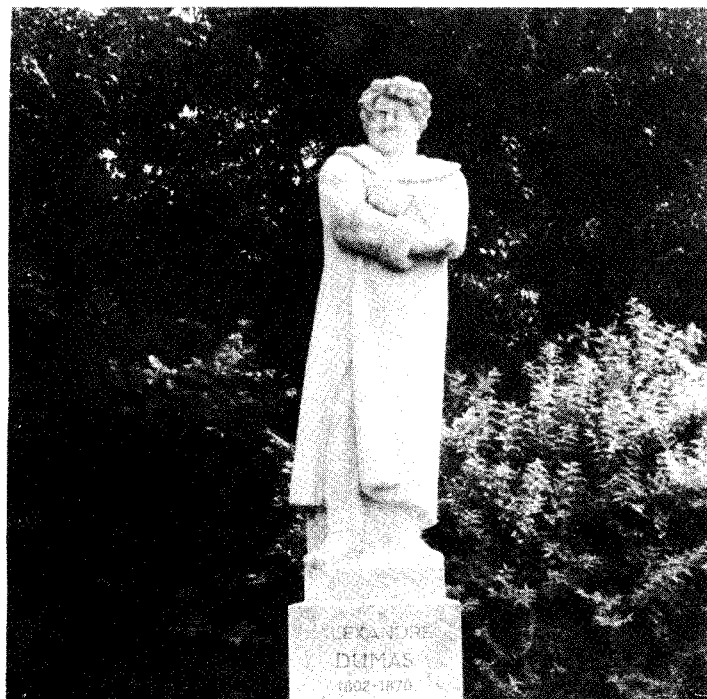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1 字数: 158千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32,400册

*

书号: 10088-861 定价: 1.05元



上：法国维莱尔—科特莱城的大仲马纪念像

下左：青年时代的大仲马 ——本书作者摄

下右：法国著名摄影家纳达尔拍摄的大仲马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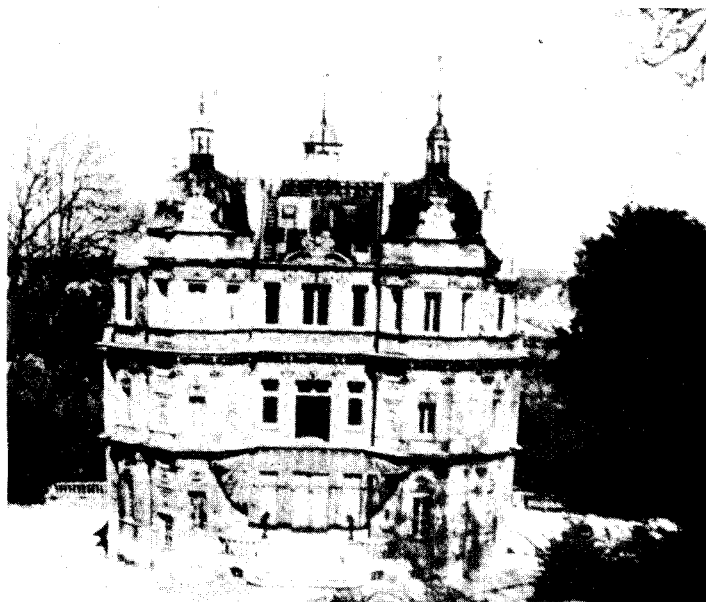


上：法国维莱尔—科特莱城的大仲马故居

——本书作者摄

下：法国维莱尔—科特莱城陵园中的仲马家族墓地

（前排左为大仲马母亲之墓，中为大仲马父亲仲马将军之墓，右为大仲马之墓）



上：漫画《浪漫主义的胜利进军》（骑双翼马者为雨果，其后为戈蒂叶，攀桅杆者为殴仁苏，背负著作者为大仲马）

下：大仲马兴建的基督山城堡



本书作者（站立者）于一九八二年六月在法国马赛
附近海上游览伊夫岛

目 录

- 一 不平凡的家世----- (1)
- 二 青少年时代----- (13)
- 三 初到巴黎的岁月----- (32)
- 四 戏剧界的新星----- (47)
- 五 《克里斯蒂娜》----- (63)
- 六 一八三〇年的斗士----- (77)
- 七 《安东尼》----- (95)
- 八 私生活的一页----- (107)
- 九 《奈尔塔》及其他----- (117)
- 十 七月王朝的反对派----- (133)
- 十一 父与子----- (149)
- 十二 周游列国----- (163)

一 不平凡的家世

“仲马”，在法国不能算是一个大姓。然而，在选材极其精审、法国人家必备的《拉卢斯插图小辞典》里，“仲马”的姓氏之下，却有三个声名煊赫的人物：托玛-亚历山大·仲马（1762—1806），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将领，功勋昭著；其子亚历山大·大仲马（1802—1870），著名戏剧家和小说家，脍炙人口的小说《基督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的作者；其孙亚历山大·小仲马（1824—1895），同样是杰出的戏剧家和小说家，以其小说《茶花女》和同名剧本而誉满天下。一家三代，共垂青史，除了世袭的帝王之家，实为罕见。

仲马家族的更久远的历史已经湮没在时间的瀚海中，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个家族原籍在法国西北部旧时的诺曼底省；早在十六世纪，它的一个名叫皮埃尔·达维的成员，在那里建起拉帕耶特利庄园，自称拉帕耶特利的爵爷；而到了一七〇八年，他的儿子安娜-皮埃尔·达维就堂而皇之地成了拉帕耶特利侯爵。爵衔传到大仲马的祖父。这位安托万-亚历山大·达维·德·拉帕耶特利侯爵当过炮兵上校和总军需官，却不善经营自家的产业，一八六〇年，眼看家产消耗殆尽，他决然卖掉拉帕耶特利庄园，飘洋过海，到中美洲的圣多明各岛去碰运气。这圣多明各岛就是如今的海地岛，当时属于法国的版图。破产的拉帕耶特利侯爵在这岛的西端罗斯角附近买了一大片土地，便在那里定居下来。他雇了几个黑奴，在这块土地上种植咖啡和甘蔗，收成倒也差强人意。拉帕耶特利侯爵长期过独身生活，到圣多明各不久，他与一个名叫瑟赛特·仲马的黑人女奴同居。一七六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瑟赛特·仲马生下一个男孩。父母给儿子起名叫托玛-亚历山大。这就是未来的大仲马的父亲。

托玛-亚历山大十岁那年，黑人母亲去世了。

又过了八年，拉帕耶特利侯爵终因眷恋乡土之情日甚一日，携子回国，在巴黎住下。托玛-亚历山大这时已经十八岁。他双目炯炯有神，身材魁梧匀称，混血儿的特殊肤色更赋予他异国风采。在巴黎贵族沙龙里，青年托玛-亚历山大成了举众瞩目的受欢迎的人物。

然而，这个在热带海岛生长的青年并不喜爱巴黎的生活。他看不惯这里的虚伪和浮华。父亲在七十四岁上娶了家里做粗活的一个女仆以后，父子关系急剧冷淡，使他在感情上受到严重的伤害。苦闷的鸟儿渴望远走高飞，托玛-亚历山大决定离家从军。

“去做什么？”侯爵问道。

“做一名普通士兵。”托玛-亚历山大回答。

“去什么地方？”

“无论哪支部队都行。”

“好极了！不过，我叫拉帕耶特利侯爵，我以往是炮兵上校，我可不能听任你把我的姓带到军队最低级的行列里去滥用。你改用一个适合行伍的姓参军吧。”

“太对了！我就用仲马这个姓报名参军。”

就这样，托玛-亚历山大放弃了父亲的贵族

姓氏，改姓了生身之母——一个黑人女奴的姓，加入了龙骑兵。改姓从军，标志着他与贵族家庭的决裂，充分显示出他的刚强性格和叛逆精神。托玛-亚历山大·仲马参军的第十三天，其父拉帕耶特利侯爵猝然病逝，这个家庭的贵族链条也就到此中断。

在龙骑兵里，托玛-亚历山大·仲马不但在军事操练中表现得出类拔萃，而且以力大无穷博得全联队的啧啧称赞。不过，他是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入伍的，纵然他有大力神海格里斯的本领，在封建王朝的阶级壁垒森严的军队里，却得不到重用。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终于爆发。革命胜利后，全国各地的农民也纷纷起义。在这种局势下，八月十五日，托玛-亚历山大·仲马等二十名龙骑兵组成的一支小分队奉派抵达巴黎东北方向不远的小城维莱尔-科特莱。这地方是波旁王族的幼支——奥尔良家族的采邑所在地，历来吸引着大量游客，很是繁荣。当四乡农民暴动纷起之际，富裕的维莱尔-科特莱城居民忧心忡忡。龙骑兵小分队就是应他们的召唤而来的。小分队到达的时候，维莱尔-

科特莱城的居民全都涌到城堡前的广场上观光。小分队中一个漂亮的混血儿特别引人注目。当居民分邀龙骑兵们去住宿时，一个名叫玛丽-路易丝·拉布莱的姑娘便要求父亲挑选了这个混血儿。——姑娘的父亲克洛德·拉布莱当过奥尔良公爵殿下的膳食总管，后来开一爿旅店，是个德高望重的长者，革命后他担任了本城国民自卫军的指挥官。

托玛-亚历山大·仲马很快就博得拉布莱全家的喜爱。革命刚刚爆发，人们还预见不到它会扫除掉在晋升方面的种种清规戒律；仲马还前程未卜。但是，玛丽-路易丝却不顾这一切，深深地爱上仲马。当这对年轻人向旅店老板表明结婚的愿望时，老人只向他们提出一个条件：等仲马获得班长的职衔以后。

这年年底，龙骑兵们回到他们的联队。一七九二年二月，仲马就当上了班长。正象当时法国大多数黑白混血的青年一样，仲马热情地拥护革命。在他看来，唯有革命能够带来平等的希望。一七九二年四月和七月，为了捍卫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先后同结成反革命军事同盟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开战。奥普军队长驱直入。法国在危急

中。人民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忱，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有个著名的黑白混血的圣乔治骑士，建立了一个“南美洲人自由军团”。圣乔治把仲马招进自己的军团，晋升他为上尉。仲马不负所望，战斗中屡建奇功，几个月后，就被任命为骑兵中校。

托玛-亚历山大·仲马怀着当班长的愿望离开维莱尔-科特莱，却作为一名校官荣归。一七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与心爱的姑娘终成眷属。婚礼过后十七天，他告别已有身孕的妻子，重新踏上征途。在北路军里，仲马于一七九三年七月三十日被擢升为将军。不久，又调任西比利牛斯方面军司令。此后，他南征北战，几易战场。可是革命派内部的派别斗争给他带来不少麻烦。他不赞成实行“革命恐怖”。当司令部前的广场上大批执行死刑时，别人都好奇地伏在窗口观看，他却“呼”地把百叶窗关上。他因此获得“人道先生”的绰号，受到军中的共和国特派员的猜忌和排挤。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反革命的“热月政变”发生，他被迫辞去军职，回到维莱尔-科特莱。

一七九六年二月，拿破仑接过意大利方面军

的权杖；三月，挥师东征，去夺取在奥地利军事占领下的意大利北部地区。十月，仲马奉命到达已经被法军解放的米兰，成为拿破仑帐前的战将。仲马将军在战场上创建了累累勋业。他把奥地利名将维尔姆泽率领的大军牵制在曼图亚，对整个战局贡献殊大；他从一支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敌军手中缴获了六杆军旗；在勃里克松桥头，他独自一人战胜了一支奥地利骑兵……。一七九七年十月十七日，法国以胜利者的地位同奥地利签订了和约。十二月二十日，仲马获准回家休养。王朝复灭后的维莱尔-科特莱已大见萧条。岳父的旅店倒闭了。仲马归来后，老人卖掉旅店的房产，仲马把他自己的六匹马卖掉五匹，他们购置了一处比较简朴然而相当宽敞的住宅，打算从此过平安日子。

可是拿破仑没让他安闲多久。一七九八年四月，拿破仑作为东征军的统帅，开始了征服英属埃及的战争，他任命仲马将军为骑兵司令。仲马觉察到拿破仑是要从中捞取个人资本，建立东方帝国，因而对远征埃及深为不满。他的部下也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拿破仑安插在他周围的眼线很快将此事密报了拿破仑。拿破仑把他找了去。

“将军，你在处心积虑地涣散军心……你发表了一些煽动性的言论。当心，可别逼我采取行动！你纵然有三头六臂，也免不了两小时以后就被军法处死。”

“是的，我说过：为了祖国的荣誉，我可以打遍天下；但若为你个人一时的高兴，我决不前进一步。”

“这么说，你是准备离开我了？”

“是的，一旦我确信你离开了法兰西。”

耿直的仲马在他还不能确认拿破仑的野心以前，虽仍勇猛冲杀，但他对拿破仑的信任却再难恢复。一七九九年，他要求返回法国。拿破仑乐得借此摆脱这个深孚众望而又桀骜不驯的人，便答应了他。回国途中，仲马所乘的“马耳他美人”号海船遇到强烈风暴，到那不勒斯的一个港口避风。岂料那不勒斯爱国者在法国革命后建立的那不勒斯共和国已被奥地利人搞垮，成立了反法的那不勒斯王国。仲马上岸后便被监禁起来。他随身携带的财物被抢夺、敲诈一空，并且有几次险些被下毒害死。一八〇一年四月，当奥地利政府以与法国方面交换奥地利降将麦克为条件释放仲马时，当年威风凛凛的大力神已经被折磨得周

身是病。

狱中只两年，世上已沧桑。拿破仑早于一七九九年十一月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推翻督政府，建立了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仲马于一八〇一年五月一日回到维莱尔-科特莱，和忠实的妻子、八岁的女儿团聚。两年来仲马没有领到半文饷银。他给拿破仑写信，杳无回音。他给旧日的军中同僚缪拉、布律纳等将军写信，这些人唯恐冒犯拿破仑，也爱莫能助。

使郁郁寡欢的仲马将军感到莫大欣慰的是，一八〇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仲马夫人生下一个男孩。他们给儿子起名叫亚历山大·仲马。九岁的女儿艾梅被送往巴黎寄读，小亚历山大成了全家的中心人物。他肤色白晰，眼睛湛蓝，黑人血统只表现在一个地方——天生卷曲的头发。他刚开始懂事时，便对父亲有异样的感情。他喜爱父亲的镶金的军服、镀银的枪支。他感受到父亲的慈祥，似乎也能欣赏父亲的力量。他记得父亲如何见义勇为，跳过护城河救起三个溺水的孩子；一次，父亲出门忘了带钥匙，又如何用双手摇开了铁栅门……。

然而亚历山大·仲马最不能忘怀的，是一八